



陳君明認為客家文化需要被推廣和保存，應該融入生活，而非將它獨立出來。(陳聖文/攝)

——踏進客家電視台的記者辦公室，看見所有人都坐在辦公桌前，緊盯著電腦螢幕，似乎是報導截稿時間又迫在眉睫了，只覺得一股忙碌疲憊的氣氛不斷湧現。而暫時卸下手工作的陳君明，帶著略顯疲憊的神色卻充滿自信的語氣說：「我們到會客室吧！」，準備抽空接受採訪。

客台當文字記者 屢獲大獎

陳君明，苗栗客家人，三十五歲。因為在客家電視台擔任文字記者的工作，所以與家人一起搬到台北生活。投入記者工作以來，入圍與獲獎無數，包括客家新聞首獎、卓越新聞獎等。

大學主修公共衛生的陳君明，其實一直以來都很熱衷於寫作，也非常關心社會議題。大學時，他花了很多時間在人文社團上，像是文化社、詩社、刊物社，還有與台灣族群相關的河洛社和客家社，也參與了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。這些豐富的經歷，使他更加確信自己喜歡的是什麼，也讓他在大四畢業那一年決定放棄公衛的專長，轉而投入非營利組織的工作。後來陳君明去學習拍紀錄片，因緣際會下到客家電視台擔任現在文字記者的工作。

陳君明在近三十歲時進入客家電視台工作，就愛上記者這個職業，從來沒有考慮過轉換跑道。他認為記者可以到各地採訪，深入地瞭解社會各個角落的情形，能碰觸很多沒接觸過的議題，而主播就只能坐在攝影機前呈現報導，因此記者的工作相對而言非常吸引人。此外，陳君明也很喜歡客家電視台的環境，認為自己並不適合商業主流電視台的工作環境，電視上那些記者問的問題常常被民眾罵，其



關心農民與環境議題的陳君明，也曾到蘭陽溪進行採訪報導，希望大家重視河床被占用的情形與危險。(陳君明/提供)



陳君明不做主流的傳聲筒，堅持將麥克風交給弱勢者。(陳君明/提供)

關懷弱勢農民與土地

熱血直率的陳君明，對非主流的環保和農村議題相當關注。(陳聖文/攝)

陳君明

■陳聖文/報導

反骨姿態 拒走主流媒體路線

實並不是記者自身願意的，他們只是遵從上司的要求，是有苦說不出的。

傾聽不同的聲音 走出台北

陳君明強調，觀眾是有選擇權的，如果選擇收看商業電視台的新聞，讓他們收視率不斷提高，這些電視台就會持續播報使觀眾憤怒的新聞；相對的，若是民眾選擇收看非主流電視台，或許會鼓勵商業電視台做更優質的報導。

當初陳君明投入客家電視台的記者工作，其實就是希望能藉由傳播人的角色，讓大眾知道一些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問題，並且把「麥克風交給他們，讓他們的聲音可以出來。」他強調，很多的媒體都是採取台北觀點，身為一個專題記者的他，其實就是要學習走出台北，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去傾聽不同的聲音，尤其到鄉村地區看見了農民與土地的問題，就希望能竭盡所能，為他們發聲。

陳君明在《客家新聞雜誌》的採訪作品「六龜產業恢復」，就是探討八八風災後地方民眾致力於發展自然農法，卻面臨農產品不知銷往何處的窘境。「公館柿子紅了」報導苗栗縣公館鄉的柿農面臨生產過剩，行銷不出去以及遭逢大陸低價競爭的困境，還有當地農民的應對方法。「璞玉誰的玉」則是報導新竹縣政府在竹北高鐵站附近預定開發的璞玉計畫，陳君明相當關注其中土地收購的問題，由於交大也涉入其中，他甚至一度與交大的教授鬧得不愉快，一切都是為了替弱勢的農民與土地問題表明立場。

不固守客家觀點 看見融合

由於在客家電視台工作，陳君明的報導也多與客家有關，不過他並不固守於客家觀點。他認為台灣其實是個族群大融合的社會，不論是閩南、客家還是原住民族群，彼此都是交互影響的。陳君明舉例，他在八八風災發生之前曾到高雄縣三民鄉採訪，發現那裡的客家人和布農族原住民居住在同一個地方，幾乎被同化了，說的原住民語比客語還好，他說：「那你能認定他是什麼族群呢？」

在陳君明的眼中，客家並不是永恆不變的，像是他到馬來西亞採訪的「聚西馬系列報導」，就是想了解客家人移民到海外的演變，因為客家文化在台灣是獨樹一格的，那到了海外是否也會有不一樣



↑陳君明曾騎單車環島來抒解當記者的沉重壓力，但途中也不忘記錄各地風情與訪問當地的民眾。他笑說：「這已成為習慣了」。(陳君明/提供)



同學們...多關心社會議題

身為文字記者且榮獲多座新聞獎項，陳君明對傳播與科技的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典範，而在採訪的過程中，他也提供了一些實用的建議，鼓勵有興趣從事記者工作的學生做好準備。

陳君明說，成為文字記者，如果「肚子裡沒有足夠的墨水」，就會很容易發生職業倦怠或是工作上的瓶頸，但墨水要怎麼來，文筆倒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要增加採訪與寫作經驗，多關心社會議題。

陳君明本身並不是讀傳播畢業的，但因為他大學時接觸了各式各樣的社團，參與了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，也關心了社會上重要或為人所忽略的問題，為他後來的工作大大加分。他可以透過更多角度、觀點來看待同一件事情，這些經驗是在大學的課程裡是學習不到的。因此他鼓勵學生們多方面延伸觸角，探索各項議題，才能在撰稿時左右逢源，靈感不至於枯竭。

陳君明還提到，現在傳播工作的薪資都很低，但這類的工作機會又只集中在物價驚人的台北市，根本就是房租繳完，就所剩無幾了。除了酬勞不高外，工作也相當辛苦，想選擇記者為職業，要先做好心理準備。他也不建議學生在大學畢業後直接繼續攻讀研究所，他認為應該先出去實習或是找工作，即使薪水不高，但有社會歷練與經驗才是最重要的，也才不會發生讀書讀了大半輩子，才發現根本用不著的窘境。

不論記者這條路有多辛苦，陳君明因為熱愛他的工作，所以有一番作為。如果能熱愛自己所做的事情，風雨無阻地前進，人生才會充實、有意義。(陳聖文)

這個族群 傳統又保守 含蓄而熱情

黃文珪

■文嘉玲、尹凱琳、莫偉兒/報導

台北外省人 愛上客家文化



黃文珪時常一個人身兼攝影師與記者的角色，獨立完成新聞。(尹凱琳/攝)



黃文珪誠懇地與我們訴說他眼中的客家文化。(文嘉玲/攝)



黃文珪在訪問前會親自確認攝影器材，以順利完成採訪。(尹凱琳/攝)



黃文珪主要採訪有關客家人物、文化類的新聞。(尹凱琳/攝)

希望用新聞這種比較批判性的渠道讓這個族群更進步。他笑說：「我覺得客家文化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很傳統，是一個近乎保守的一個族群，比較缺乏創意或美學方面的東西，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族群不好，但我希望用我的力量讓這個族群能夠更好！」

黃文珪一開始是因為環境而被迫學習客家話，不過因為他是眷村的小孩，左鄰右舍每個家庭都來自不一樣省份，會有自己的家鄉話，所以他從小就會六、七種語言。也因為這樣，他對學習語言沒有排斥，客家話也是一句一句慢慢學下來的。他又表示，之前他剛學會客家話的時候其實是完全不懂什麼是客家文化，只知道客家有麻糬、炒米粉等，後來才漸漸了解其實客家文化還有其它更深厚的內涵。

報導內容 偏向文化與人物

身為地方記者，從蒐集資料、前往拍攝、採訪到後期製作配音等，黃文珪都一個人完成。而身為



黃文珪正在拍攝農夫收割薑蔥的畫面，告訴農夫應在什麼位置，以便他構圖。(文嘉玲/攝)

客家電視台的記者，當然跑的新聞多是關於客家的，社會新聞、暴力或者色情的內容則不會去報導。黃文珪說：「我們做的會比較人文、人物、文化，我們都比較偏這些方向。」

雖然只跑新竹地區的新聞，但黃文珪總是用心報導社區的大小事。對於採訪的準備，他透露了些技巧。他指出，採訪其實不難。比方說，明天有一個活動需要採訪，在採訪前便在網路上找一些相關的資料，一定能找到有用的內容。另外，再看看其他人採訪的方向，便可以稍微想一下採訪的方向，到底要跟著他的角度或是重新思考新的角度。而架構則是先把他塞進腦海裡，再編排一下，第一段要寫甚麼，第二段又會是如何之類的。

為了讓我們了解有關他的工作，黃文珪讓我們一同前去進行採訪。那天，他到「雲端農夫」的田裡採訪有關田地徵收的事宜。這次已經不是他們的第一次接觸，在正式訪問前，兩人的相處看起來像認識多年的朋友，他更與農夫養的小狗玩起來了。

喝茶聊天 採訪結交好朋友

黃文珪善於和受訪者打交道，因此在採訪時沒碰什麼釘子，但他強調客家人比較傳統，對外人會畫界線，一定要透過溝通，一回生、二回熟，慢慢變得熟識，受訪者才會多透露一點關於他們自己的事。也因此在採訪當中認識了一些人，慢慢地變成朋友，再成為老朋友，這是很珍貴的事。

閒暇的時候黃文珪會到受訪者家中喝喝茶，聊聊天。他笑說，他起初也覺得有些客家人十分「吝嗇」，然而，經了解後，他從另一角度看，發現他們是很努力地生活。他直言：「客家族群有他們自己的東西，他們就是缺乏表達的渠道，而且不懂表達自己。這沒辦法口述的。」

或許每個人都會對自己的族群或文化有自己的說法。然而，也因為這樣而執著於自己的觀點。透過多年的接觸，黃文珪對客家從認識、了解到認同，慢慢地看到這個族群有趣及美好的地方。事實上，透過新聞報導，他給了渠道展現客家美好一面給大眾，也令文化變得平和並且富有差異性。

外地人遇外地人 不一樣看客家

經過這次採訪，我們才了解到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的蹤跡，除了台灣以外，我們所居住的香港以及星馬一帶，甚至是遠至印尼都有客家人，也保存著許多客家文化。

黃文珪認為，我們想了解客家文化，從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最為直接。我們於這次採訪時有幸到一家位於湖口的特色餐館，品嚐到幾道傳統的客家菜，薑絲炒大腸、客家小炒、白斬雞以及金桔醬。店裡懷舊的裝潢有著客家房屋的特色，老闆娘對我們的熱情款待，實在令我們印象深刻。

此外，我們還拜訪了很多客家人會去參拜的義民廟、喝了紅烏龍、看到雲端農夫辛勤地工作，並且帶著溫暖的微笑，耕種出十大經典好米。最後，客家人的木雕（苗栗三義）、紙傘（高雄美濃）等等也都相當具有其獨特性，回香港之前我們想要親自體會一下，來一趟客家文化體驗之旅！

這次的訪問讓我們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，我們跟黃文珪有著相同的體悟以及感受。雖然我們都不是客家人，但在接觸客家文化之後，他們的民族特性是含蓄而熱情的，客家人單純無機心、樸實而簡單的民族特性，這些都是感人的。

希望台灣政府能夠繼續致力於保存族群文化特色，對於這些較為少數的族群能夠多加照顧，並盡可能地設立一些文化紀念館等等，讓這些文化能夠廣為流傳，如此一來才能夠讓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機會了解這些文化內涵，讓後代子孫能夠飲水思源。

(文嘉玲、莫偉兒、尹凱琳)

客家文化，是否有客家人才能真正的了解及明白？同樣的，是否有客家人才能擔負起傳播客家文化的使命？

目前擔任客家電視台駐新竹特約記者的黃文珪並不是客家人，而是在台北出生的外省人。因為他十七歲的時候，考上了新竹的工專，就讀之後便一直住在新竹。當時他讀的那所學校周遭只有兩家雜貨店，店家都是客家人，全都不太會講國語。那個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，車資又不便宜，每天生活的範圍侷限於學校周遭，逼得他需要開始學習客家話。

不過他真正第一次接觸到與客家媒體有關的是，在一九九九年拍了一部客家歌謠伴唱帶，一九九四年的時候拍攝了一部關於客家的戲劇，之後便沒有再接觸有關客家文化傳播的事了。

雖然本身不是客家人，但求學時所接觸到的客

家話卻讓他有機會到客家電視台從事記者工作。黃文珪說：「我從來沒有想過當初學的客家話，也會在往後的工作裡用到。」他說會進入客台的原因，主要是當時台視的記者推薦的。去面試的時候，主考官第一句就問他會不會客家話，他說會，就順利錄取成為了客台的記者，到現在差不多工作了七年。

讀書結緣 愈了解愈是喜歡

成為記者之前，黃文珪曾製作廣告、拍婚紗照及拍攝電視劇集。他認為記者跟那之前的工作，其實也有共通點，那便是影像的拍攝。然而黃文珪指出：「客台是一個族群電視台，它有利於一般的商業電視台，特別是著重文化方面的資訊，這是我覺得有趣的部份。」

更加了解客家文化之後，他就更喜歡客家文化，